



凌晨時分，從新城劇團辦公室四山公立學校舊校舍走出來，瞬間淹沒在茶果嶺道的漆黑孤寂中。徬徨中，耳邊卻又響起剛才劇團藝術總監蔡錫昌和演員在熱熾熾地討論著，本月中公演的《深水埗李爾王》，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！

蔡錫昌 — 我係香港人

撰文·紫蘇 | 攝影·王婉薇 | 圖片·受訪者提供

《深水埗李爾王》，是改編自莎士比亞著名悲劇《李爾王》，加入了本土社會元素，劇中自稱「李爾王」的李伯，與莎士比亞悲劇人物國王李爾有著相似的命運……

人生最痛，莫過於被至親者背叛傷害。莎劇中的國王李爾被兩女兒背叛而逐漸瘋了，最後含恨而終。《深水埗李爾王》劇中自稱是「李爾王」的李伯，被家庭至親背叛而傾家蕩產，流落深水埗街頭天橋底下，終日唸著《李爾王》的台詞，意志消沉。他與國王李爾有著相似的命運，同樣在人生最風光處掉進谷底。劇中幾位主角的故事，都是香港社會中的真實故事，除了李伯，還有年輕時賣唱後流落街頭撿紙皮破爛轉售的蘭姑，有因智力問題而被父母遺棄的王童……。

“ 一是人文關懷，二是社會觀照，三是時代精神 ”

「戲劇源於生活」，蔡錫昌的創作，受到啟蒙老師李援華影響甚深，一直與社會議題緊緊扣連，正如《深水埗李爾王》所展示的不同層次的露宿者生態，是社會的原型。「李援華老師時常強調，戲劇具有社會責任，和對社會的尊重」。這讓蔡錫昌設定，「戲劇的本質生命，是要高於生活，回應了我為什麼要做戲劇的原因」。

《深水埗李爾王》劇中每位演員的內心世界，都在向觀眾展示，「不是有瓦遮頭就是家」，他們最大的困苦是被社會隔絕，人的價值沒有獲得尊重，以及自我否定。他們的最大需求，是被平等看待和尊重，正如劇中「北姑」哭問：「我們可以做個正常普通人咩？」最讓人感動之處，是大伙兒互相扶持，改變李伯「不要今生，只求來世」的悲劇心態！

蔡錫昌表示，「我做戲劇，要有三個原則：一是人文關懷，二是社會觀照，三是時代精神。劇場的本體生命就是要展現人的價值，要具社會意識。」

戲劇源自生活，不是白說的。蔡錫昌強調，劇場之後的延續，是當觀眾離開劇場時，會思考如何行動，回應社會議題，反思人的價值。他說，露宿者在社會上的群聚效應(Critical mass)太小，難以得到政府重視，他希望透過《深水埗李爾王》一劇，引起社會對貧困人士的關注，採取行動。

可是，所謂的行動，指的又是哪些呢？露宿者的生活需要，是不是區議員寥寥可數的探訪，又或安排上樓就可以解決呢？麪包礦泉水式的短暫探訪，就像隔著櫥窗觀看，不清楚另一方真正的世界。蔡錫昌曾為此話劇，率領演員過了一天露宿者生活。可他最深切感受到，這樣的經歷是短暫的，是有盼望的，因為過了今天，明早就可以回家洗澡睡覺去，只是對露宿者來說，這種無家可歸的漂泊卻是永遠的。

“ 教育應是教導人的價值，不論財富，人是平等的 ”



蔡錫昌坦承，要觀眾反思及採取行動是很艱難的，作為基督徒的他也感嘆，不少基督徒是中產，「講容易，真的落手去做，是很困難的」。儘管如此，引起對社會關注仍然是「劇場的本體生命，也是在回應神對社會不公義的厭惡」。

此劇公演前一陣子，蔡錫昌與香港神學院校牧鄧瑞強有過一席很有意思的對話，談到聖經如何處理貧窮問題。鄧瑞強指出，舊約聖經時代，人們是依靠土地來生存，「地不可以永賣，因地是屬於神的」。人們所買的土地，到了第七年必須歸還給賣方，防止人們因為失去土地而變成貧窮；同時規定要照顧貧窮人及寄居者。新約聖經社會，人們不再依附土地，但耶穌的教誨，是把身邊的人看成為弟兄姊妹/鄰舍，共同生活，不分種族、階級、財富，不偏待人，而是要服侍人，這是把世界與權力的差異消解。蔡錫昌希望透過戲劇捕捉露宿者、貧窮人的種種狀態，他們的需要不光是「上樓」，而是需要社會的關懷與尊重。

「真正的脫貧是要靠教育」蔡錫昌強調道，「而教育應是教導人的價值，不論財富，人是平等的。」

“ 展示悲劇人物內心的堅毅力，在困境中仍掙扎求存…… ”

源於生活的劇場，需要有本土的土壤去承載及傳承。蔡錫昌的戲劇生涯，始於1966年秋入讀羅富國教育學院，他在開學僅一個月，便編寫了一齣愛情故事，在晚會上演，獲賞識並邀請加入劇社，至今已入戲界老前輩。1984年他與當時中英劇團藝術總監高本納合作《我係香港人》，繼而創辦了沙田話劇團，讓戲劇走進社區，建設社區文化藝術。

「社區劇場來自生活，是社區自己的作品，自己的題材，自己的觀眾。」蔡錫昌指出，無論是在任何地方，均有劇场的存在需要。有社區劇場，便需要具有社會意識的演員及劇場支持者。他感慨地說，「港英政府時期的懷柔政策下，把香港戲劇的社會功能降到最低，把劇場的娛樂消費功能提到最高」。結果是，觀眾數量不足。這情況在社會性戲劇以及實驗劇尤其嚴重。

蔡錫昌認為，香港不但需要好的劇本，還需要專業的戲劇教育培訓。「不是說一定要把你培養成藝術家，而是讓你認識自己，認識世界。」之後，他又接受挑戰，帶領香港戲劇工程進駐北區大會堂，引進更多發展性項目，建立屬於北區的戲劇文化。

他的培育對象是年輕人，希望向年輕人展現的，是多元化的不同的發展模式，和具創意，獨特的開發的能力，「要把最好的、經典的給他們看，讓他們有了印象，以後可以萌芽」。

回顧半個世紀的劇場生涯，蔡錫昌看到他所信的神帶領、恩賜及開路。蔡錫昌自少便呈現出來的領導力，對戲劇的熱情，是神給他的恩賜；半個世紀的戲劇生涯，是神給予的使命；神一直在開路，他笑說「神沒有讓我走大路，而是走一條獨特的路，是窄路，要上斜坡的……但是也讓我不憂柴，不憂米。」

《深水埗李爾王》劇中，蘭姑被嗜賭廚師背叛，偷了她打算用來上樓的血汗錢，大伙兒在逼遷下，提起簡陋家當，相互扶持，另覓容身之所。又是一個從得意之時掉下谷底的悲劇故事，不過，蔡錫昌表示，神給他的使命，是要「展示悲劇人物內心的堅毅力(Resilience)，在困境中仍掙扎求取，展示出人性最光輝的時刻，令觀眾有所反思，有所行動，這是悲劇故事的昇華。」

是悲劇還是喜劇，貧苦還是幸福，在於我們如何領會而已！